

子也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
輔仁又言堂堂乎張也雖與其爲仁矣與孔子交之士
之仁者又爲仁而有美於人何也

○仁道至大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體之固不可無切己之功亦不可無資人之益蓋爲仁之道其機在己其助在人此所以夫子告顏子以爲仁由已而曾子論君子與子張夫子之答子貢又以爲輔仁之有賴於人也

○好仁者無以尚之謂孝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也及好仁不好孝其蔽也愚則好孝猶有知好仁何也

○前章之好仁者成德之事後章之好仁而不可不孝者入德之事後章好孝是好之之初前章之好孝是好之已至

○子曰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好仁惡不仁並行而不相悖聖人必於好惡上分輕重何也

○好惡雖不兩立而性則各有偏重何也好仁者必惡不仁特好仁之人其性偏重於好仁也惡不仁者必好仁特惡不仁之人其性偏重於惡不仁也顏子是好仁之人豈不能惡不仁但好仁之意勝於惡不仁孟子是惡不仁之人豈不能好仁但惡不仁之意勝於好仁故各於偏重處成就也

○孟子言仁人心也是指人心而言中庸乃曰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指人身而言之何也

○仁者心之德也心者身之主也故以人心而論仁則仁即心心即仁以心而論仁則仁外無身身外無仁言身而心與仁在其中矣凡以心而論仁則以德言以身而論仁則以理言

○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也有司異也

仁也。也起下文合而言之道也。而言謂仁者人之
爲人之理也。蓋人之身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
故親親爲大。則仁者人也。豈非切己言之者乎。仁理也。人物
也以仁之理合於仁之身而言。乃所謂道則仁也。者人也。豈
非統而言之者乎。雖然孟子指專言之仁。夫子指偏言之仁。
中庸旨意是切己言之。孟子旨意是統而言之。仁者人也。
承上文脩道以仁而言。謂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是仁也。
問夫子答子貢問仁曰。友其士之仁者。與曾子以友輔
仁之旨同否。

答夫子以人之仁言。曾子以己之仁言。言仁雖有人己之不
同。而取友以成其仁則一也。
問論語言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又曰志於道而耻惡衣
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豈仁與道之有間歟。

志於仁其用功也切。故其爲善也速。志於道其用功
也泛。故未必無取惡衣惡食之事。故道遠則以該夫仁而仁
猶切於人之身也。

中庸違道不遠。至勿施於人一段。是志恕之事。未到
仁者地位。張子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則及仁。夫謂忠恕
爲近仁。則可謂之尽仁乎。

忠恕與仁一理也。但爲者有生熟耳。仁之生乃是恕。恕之
熟即是仁。謂恕爲近仁可也。謂自恕而可以及仁亦可也。疑
張子以恕爲近仁者。是考之不詳耳。蓋以愛己之心愛人。正
釋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二句。則尽仁二字。正釋違道
不遠一句。其曰則者。謂從此而可以及仁耳。非謂即此是仁
也。豈非違道不遠之意乎。況以其所愛己者愛人。正是以己
之心愛人之心。乃恕者求仁之方。而非上之豈可以及仁。

何也
伯夷比干之忠清為仁子文文子之忠清不得為仁

思問之先儒曰當理而無私則仁矣蓋仁者必表裏心事如一比干伯夷於事則當理於心則無私故其忠清所以為仁子文文子或於事未盡當理或於心未盡無私此所以止謂之忠清而不可以為仁也切嘗觀之比干知有君而不知有其身伯夷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國行雖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所以不啻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故先儒謂比干伯夷若論其心已是仁人所謂忠清乃自仁中出此表裏心事如一故夫子以仁許之也乃若子文文子之忠清則其一事而謂之忠清耳子文之為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向其心可謂忠矣然所謀無非僭王猾夏之事則其事

未必善也文子潔身去亂其事善矣然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未能保其無私也故二子之謂忠清則可謂之仁則不可此表裏心事未能如一故夫子以不仁許之也先儒謂仁以心言者以是平日體貌言之也以事言者是因臨事變中以觀其心體也子文文子因其事而原其心則所謂清者未免出於勉強而忠者或不得其正矣比之伯夷比干之求仁得仁豈可同年而語哉子張未識仁體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宜夫子之不許也孝者求當理而無私心則可以知四子之仁矣

問論語載比干諫而死而孔子謂之三仁是忠可為仁也及子張問令尹子文何夫子止許其忠而未知焉得

仁耶

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忠者此心之全德

者仁也一事也心能全此仁則忠在其中苟止一事之
則雖可以言忠而不可以仁言也夫比干自靖自獻之意豈
自以爲忠然諫而不聽繼之以死亦惟不拂乎愛之理而有
以全其心之德是夫子於比干稱其仁者指全体而言則忠
固不待言矣若夫子文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亦可謂之
忠然其徂於僭王猾夏之謀亦未必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
之私是夫子於子文許其忠者指一事而言則仁固未易言
矣

○孟子言伯夷聖之清而又稱之以仁是清可爲仁也
及子張問陳文子何夫子止許其清而未焉得仁耶
○夫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清仁者此心之全德清
者仁中之一事也心能全此仁則清在其中苟止一事之清
則雖可以言清而不可以仁言也夫夷齊尊父命重天倫豈

自以爲清然讓而不聽繼之以逃亦唯永合乎天理之正而
即夫人心之安是孟子於夷齊稱其仁者指全体而言則清
固不待言矣若夫文子不知有其家而唯知潔其身亦可謂
之清然其昧於正君討賊之義亦未必果見義理而非不得
已於利害之私是夫子於文子許其清者指一事而言則仁
固未易言矣

○夫子稱人爲仁曰殷有三仁又曰伯夷叔齊求仁而
得仁又曰管仲如其仁及夫子稱顏淵止以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仁爲言而由求諸子則皆言不知其仁何也
○仁道至大非全体不息不足以當之三仁夷齊之仁以其
各得其本心管仲之仁以其有仁之功用顏子之不違仁以
其能三月之久而不知由求之仁以其日月至焉而已雖均以
仁稱而二首之功爲易能也

伊尹之仁言之何也

○聖賢論仁有指其事而言者有即其心而言者以事而言則因事以見義雖未嘗言仁而仁亦在其中以心而言則迹雖殊而理則一雖直以仁言之可也

○孔門三千之衆夫子稱不違仁之外皆言不知其仁矣乃稱管仲如其仁何歟

○仁道至大非全体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夫子皆不以仁許門弟子者政以仁道之難能也而獨以仁許管仲者亦非謂其能及仁之道特以其有仁之功耳蓋及仁之道為難致有仁之功為易能

○論語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而中庸章句於三知三行乃以安行為知利行為仁何也

○答仁知之理則一而仁知之身不同論語言仁乃聖人之事言知乃賢人之事中庸言智乃聖人之事言仁乃賢人之事知此則朱子謂論語言仁知與中庸不同其旨可見矣

○中庸三十一章言聰明睿知之知與下文文理密察之知同欵此章言聰明睿知而後章言聰明聖知此章兼言仁義禮知之德而後章止言肫其仁何歟

○答聰明睿知以知之全体而言也此生知之知謂藏仁義禮知者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以知之用而言之也聖知以德言也睿知以質言也後章不曰睿知而曰聖知亦以德言也不曰仁義禮知而曰肫其仁其仁包四者而言也歷言仁義者小德之川流止言仁者大德之敦化也

四書疑題經疑主意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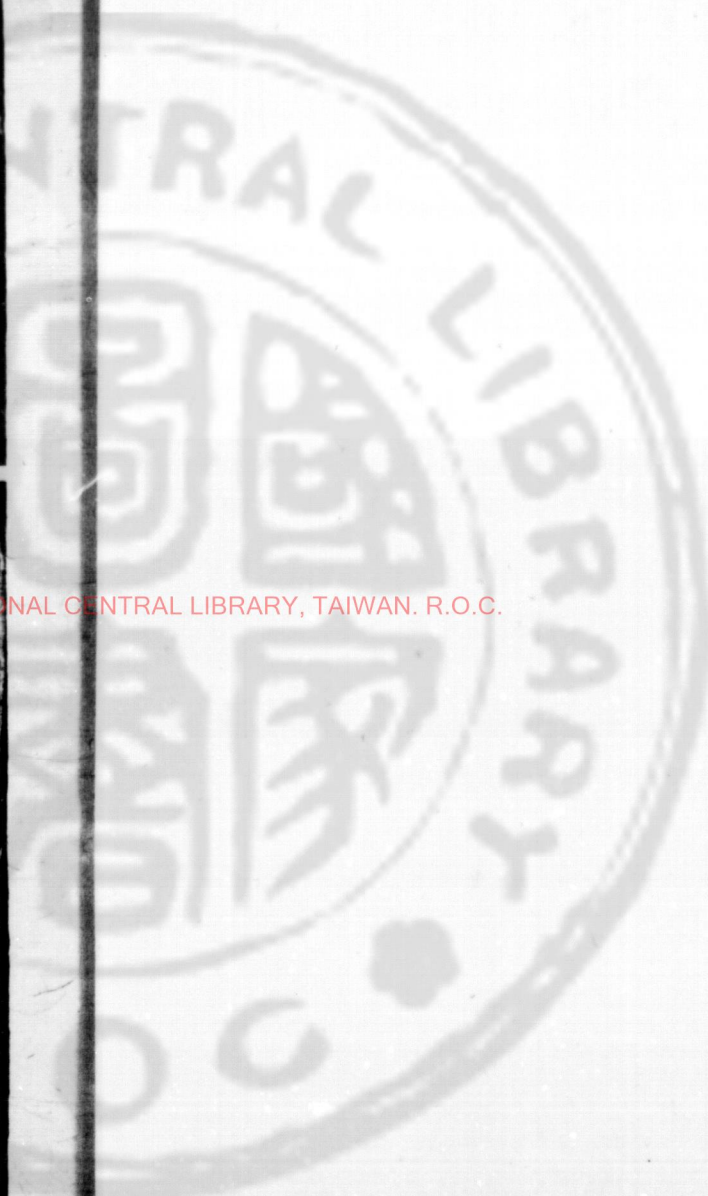
四書經疑主意卷之三

臨川 涂 潛生 擬

問孟子既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仁義禮智之端又以四者直為仁義禮智既以辭讓言禮之端又易之以恭敬何前後之言不同邪

答前章所言有諸中而見於外也後章所言因其用以著其體也有諸中而見諸外者欲人擴而充之故言仁義禮智之端而復以辭讓之主於事者言也因其用以著其體欲人反而觀之故止言仁義禮智而復以恭敬之兼內外者言也先儒曰禮是恭敬辭讓之理又曰禮以恭敬辭讓為本蓋非恭敬則不能辭讓辭讓乃所以見其恭敬也

問之子論仁常不及義禮智以仁足以包四德及論



子之孝以為質禮以成之非惟不及智不及仁何耶
答先儒謂義者事之宜禮者人事之儀則故從處事上言惟
及於義與禮而於仁智有所不暇及也

問孟子多兼言仁義禮智或止言仁義蓋禮仁之餘義
知之歸及論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非惟不及智且
不及義何邪

答從愛敬上言故君子以仁禮存心而義與智有所弗暇及
也

問孟子嘗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
不答反其敬又曰自反而有禮自反而仁自反而忠二
章言二反一也一以仁智敬言一以仁禮忠言何欵
答離婁上篇以仁智先言而繼之以敬者欲三者之各極其
至也離婁下篇以仁禮並言而益之以忠者欲二者之無所

不尽也自其愛人治人禮人上論之則當反其仁
其敬此三者不可有一之或缺仁智與敬並言者
禮存心上論之則所愛人敬人者恐不能不吾心
可有一之未及忠非在仁禮之外也

問孟子既言四者之端又言四者之實何

答論仁義禮智之端以其所發言著見於外也
智之實以其所本而言切近於己者也無心
外是以知是禮之具於內欲人擴充其所
也惟精實之根於此是以有光華之見於
本故以實言此也然前章分言仁義禮智
其一後章重言仁義禮智之實又四而二
者禮則節文斯二者樂則樂斯二者皆指
又仁義禮智統乎知禮者也端與禮不同

問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仁義之端及蒼公都子又不言端何也

答孟子之論性以端言者有諸中而形於外欲入擴而充之也不以端言者因其用以著其體欲人反而觀之也端之為言緒也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使其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因其有是端於外所以知其有是理於內也因其發見於外而直指本原使知惻隱之見於外者即為仁羞惡之心見於外者即為義則夫仁義禮智之性因其外以驗其中而本体昭然矣

問夫子言仁不兼義孟子言仁必兼仁義禮智及四端五常而言何也

答夫子之言約而旨遠孟子之言博而理明

問孔子於樊遲季稼章答以好礼好義好信而不及仁智於六聞六蔽一章告以好知好信而不及禮義何也

答孔門教人各因其才而篤之樊遲遊聖門而問稼圃其志趣卑陋但知小人之事故夫子上好礼好義好信言之蓋自為人上者言則禮義信乃政教之先務自樊遲之切已言之則政所以救其卑污苟賤之失此其立言止就樊遲所急所問者而發於仁智固有所不及也若夫子路則不然觀夫答孟武伯之言則子路之仁日月至焉而已觀誨汝知之之語則子路之知有強其所不知以為知者矣它日輕其身投衛輒而不悔又其信之蔽於賊也故夫子率三者之蔽以告子路乃切已用工之事政所以救子路不孝之失也此則立言蓋因子路所切所不及者而發是以不及於義禮也且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則夫子以仁知誨樊遲

矣子路言志子曰爲國以禮問勇子曰義爲上則夫子亦嘗以禮義語子路

問孟子以仁義禮智我固有之非外鑠我蓋曰四者爲性之四德也論語中庸言知仁勇而不及禮義固不同矣而先儒又謂性中只有个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則所謂勇者又何所屬歟

答人性之中四端五典百行万善无不備焉所謂性中只有个仁義禮智者率其大而言也言知仁而終之以勇者非勇不足以成知仁也

問夫子言殺身以成仁孟子言舍生而取義或言仁或言義何也

答仁義体一而用殊故君子之於事有以仁决有以義决生不重於死者義也生不安於死者仁也一而已比干之死仁

也豫讓之死義也蓋比干之死所以遂其良心之所安夫子所謂殺身以成仁者是也豫讓之死其有見大義之所在孟子所謂舍生取義者是也故有比干仁人豫讓義士

問論語言仁未嘗以義配孟子必兼言仁義何也

答專言仁者兼仁之体用而義在其中兼言仁義者仁爲体而義爲用也蓋孔門弟子之問多止於仁故夫子止以仁教之而不及於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政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大有功於聖門也然君子喻於義見義不違君子義以爲質是夫子未嘗不言特不以仁義並言耳係易則曰立人之道曰仁与義則夫子亦兼仁義而言也孝者當合居而期之

問中庸言仁者人也親二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乃曰仁人心也義人路心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与中庸言仁義不同而

所謂禮又孟子之所不及何也

答中庸言親尊賢之仁義則皆以理言孟子言安宅正路之仁義則皆以事言及言人心人路則仁以心言義以事言蓋仁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義者宜也謂分別事理各有所宜此皆以理言安宅者以其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仁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離正路者以其天理之當行無人欲之邪曲人當常由是路而不可忽此皆以事言也仁者心之德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以見為此身酬酢万变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出入必由之路而不可須臾舍此仁以心言義以事言也中庸言禮是即仁之親有隆殺義之尊賢有等級孟子言仁義而禮在其中矣

問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下文專言放心則是言

仁而不及義又曰義奇勝用仁不可勝用下文專言穿齋則是言義而不及仁何也

答仁義非二理也心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矣事皆合義則仁不外是矣然而仁体義用也仁之理一而義之分殊也言仁而不及義者率体以該用也言義而不及仁者以其理之一故一言而有餘以其分之殊故屢言之而不足也大抵言仁足以包義行義足以存仁体与用本一原也理与事本一致也

問有子言孝弟為仁之本孟子言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其旨不同何欤

答有子言仁專從愛上說推其愛親者以愛其兄故以孝弟為行仁之本孟子言仁必兼義是仁主於愛義主於敬故以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然本對末而言知本根精實之存於

此則知枝葉光華之見於彼故宋子於孟子
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其意亦猶此則二

問孟子對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

宣語寡人好貨則又卒公劉好貨何止

答告梁惠王者法語之言對齊宣王者巽與

萬世之經也巽與之言一時之權也且貨利

資生本非聖賢之所惡也特不可私於己耳

可有爲人之利不可无知此則孟子對齊梁

矣夫惠王之問利國爲富國強兵而發非爲民

過人欲而存天理退貨利而進仁義所以絕惠王

而格其非心此蓋法語之言引君以當道者也宣王

朴实而无引情故孟子於好貨之對不遽詆其所好

之以公理卒公劉事以充其與民同利之心其辭雖

而知天之天指理之所從出二者皆以理
氣言觀之壽夭之說可見口鼻耳目四肢
氣質之性仁義
禮知天道此天地之性五者之欲貧賤不能皆如其願富貴无
不可爲此命分之局於氣者貧賤者不可必求富貴必有節
節限制故性也有命焉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命則因夫氣
賦予於人稟是氣之厚而清者則於仁義禮知天道各尽其
當然薄而濁者反是故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以氣言世之
所見各墮於一偏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抑彼莫之
爲而爲者天也天以理言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命自人而言
吉凶禍福雖本於天然因人而後見則亦氣也析而言之天
命性有理氣之分合而言天命性一理已

○孟子言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是性命不同也知性養
性之不以立命程子則謂聖人有義无命何欤義命性

命立命所謂命者同欤異欤

○孟子析性命而言者欲人知理氣之必有分合性命而言
者欲人知理氣之不相離孔子所謂有義有命爲中人以下
者言也程子所謂有義无命就聖人分上言之性命命性之
命一以氣言一以兼理氣言義命立命之命則又皆指氣而
言矣大抵性命一原也由其有理氣之分不得不岐而二之
幸者能養性而不以氣稟食色爲性能全其所賦之命而不
以仁義禮知歸之於命則及其在我者而听其在天者亦將
造乎聖人之域而命有不足道者矣

四書擬題經疑主意卷之三

者也前二性字不同後性德德性无不同也

問中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又言形色天性也
天_一之言性則固而已矣有以異乎

答首章明性之所以名曰天命之謂性蓋從上說下自天而
原之未生之前指其未發者而泛論其統體兼人物而言也
孟子所謂性善蓋自下說上其所以善正以其原於天命指
其已發者而論其發處之渾然无惡專指人而言也形色天
性蓋欲人就形色之中而驗其當然之則其性則故者蓋欲
人因其已然之迹以驗其自然之理

問先儒嘗謂論理不論氣不論氣不論理不明孔子
言性相近是指氣而言豈未免於不明孟子道性善是
指理而言豈未免於不備

答古今之言性莫如孔孟明孔孟之有集如先儒孔孟之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也前二性字不同後性德德性无不同也

問中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性善又言形色天性也
天_一之言性則固而已矣有以異乎

答首章明性之所以名曰天命之謂性蓋從上說下自天而
原之未生之前指其未發者而泛論其統體兼人物而言也
孟子所謂性善蓋自下說上其所以善正以其原於天命指
其已發者而論其發處之渾然无惡專指人而言也形色天
性蓋欲人就形色之中而驗其當然之則其性則故者蓋欲
人因其已然之迹以驗其自然之理

問先儒嘗謂論理不論氣不論氣不論理不明孔子
言性相近是指氣而言豈未免於不明孟子道性善是
指理而言豈未免於不備

答古今之言性莫如孔孟明孔孟之有集如先儒孔孟之言

異所以爲先儒議論之本先儒之論詳所以合孔孟之異而爲同也故先儒嘗曰氣質之性不出於天命之外則夫子性相近之言未嘗不具天理言天命則氣質在其中則孟子性善之言未嘗不具夫氣何也性非氣質无所寄氣非天性无所成且孔子係易有繼善成性之言是不可謂孔子不言理孟子終篇言性命性之說是不可謂孟子不言氣夫何疑

問堯舜性之也又曰堯舜性言也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旨同否

答七篇之中其論性處以此二章爲根本自性善而觀雖堯舜固无異於人也自性之而論則雖湯武尚不得以及堯舜也孟子之意雖不同而其有功於學者有功於後世則一夫仁義不假外求所性而有者也不懈於用力雖聖人可學而至然則此性善也豈非堯舜无以異於人乎使悟性善之旨

則豈惟滕文公人皆可以爲堯舜也若性之必與身之相對蓋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若湯武則必脩身體道求復其性而後可五伯固勿論然則此性之也豈非湯武尚不得以及堯舜乎使不明性之之妙則豈惟五伯雖湯武亦未得爲

盡善也

問性善之說程子以爲擴前聖所未發然猶水就下之性與動心忍性皆孟子所謂性也先儒乃謂其不无同異願相與折衷之

答孔子止言性相近而孟子獨言性善而程子以爲擴前聖之所未發也然性之本善猶水之就下指天地之性而言動心忍性指氣質之性而言故先儒謂其不无同異也蓋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苟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所命焉則人性之本善可知矣又豈可以先儒之言

而疑其有異同哉

問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與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將元同乎

答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有善而无惡氣質之性則不能无善惡之分徒知以氣爲性而不知性之爲理吾未見其可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皆兼氣質而言至於公都子明告子不與或人之言則不知有天地之性而專以所謂氣者當之其見黠於孟子宜矣謂氣質之性有善有不善則可謂天地之性有善有不善則不可也謂天地之性本无不善則可謂氣質之性皆无不善則不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徒知有氣質之性而不知有天地之性此正或者之失而非吾夫子

之所謂性也善乎張子之言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言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問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與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又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之旨將无同乎

答告子言性之差孟子闢之詳矣所謂食色性也率物而遺則非若孟子形色天性有物而有則也所謂仁內義外析內外爲兩途非若孟子仁人心義人路合体用爲一致也觀孟子形色天性則人之有形有色莫不各有自然之理初非以食色爲性也人心人路下文專言求放心則仁義之理皆具於心心存則无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應事接物之際必能合乎時措之宜矣初非以義爲外也

問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以爲无不善是則堯舜

與途人一耳何謂相近

答性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理无不善自堯舜至於途人一耳氣則有美惡之殊而其初亦不甚相遠是謂相近蓋以子專言理孔子兼言氣專言理堯舜與途人之所以同兼言氣堯舜途人之所以異

問孔子言性言習不言情孟子言性言情言才不言習
答性相近兼以氣言性善專以理言以氣言性則不能无美惡之殊故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而情之中節不中節皆習之所為故言習則不必言情以理言性則理至善而无惡發而為情為才亦至善而无惡既皆至善則非習之所能移故言情才者不復言習

問孔子止言性孟子言性便言情才

答孔子言性兼以氣言之孟子言性專以理言之以理言性

則理之体虚无聲色臭味之可以形容故先指其性之發於情才者言之以情者性之動而有為者也才者性之具而能為者也即其情才之善則性之本善不待言而可知矣

問告子生之謂性章先儒曰徒知知竟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是氣同而禮異也及中庸天命之謂性先儒乃曰在人人在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未嘗不同則又理同而氣異何欤天命之謂性與生知之謂性何以有理氣之分欤告子既言生知之謂性矣朱子又謂佛氏作用是性畧相似抑有說欤

答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一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子思以理言性與孟子性善之旨同此所以為得也告子以氣當性與佛氏之

說略相似此所以爲失也化育流行之初則理同而氣異性命各正之後則氣同而理異告子與子思言性雖同而所以言性則大不同告子與佛氏言性雖一而所以言性則小有異其旨粲然何辨爲

問告子人性爲仁義章先儒曰告子言人性本无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必荀子性惡之說也是人性不可以矯揉也及孟子性情才之論先儒乃曰性雖本善不可无省察矯揉之功則性必待於矯揉何欤孟子道性善以闢告子之說何以有性情才之分欤孟子既言才无不善矣程子又謂才稟於氣爲賢爲愚抑有說欤

答天地之性不待施矯揉之力氣質之性不可无矯揉之功告子施矯揉於天地之性蓋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杯椀此所以爲失也朱子施矯揉於氣質之性蓋推明程子氣

稟之說以擴孟子之所未發此所以爲得也

告子之所以失在矯揉天地之性朱子之所以得在矯揉氣質之性其實天地之性不離乎氣質之中而就氣質之中又分別天地之性故孟子程子之說雖不能无小異而不害其爲同也其旨粲然何辨爲

問孟子道性善曰情曰才而後及惻隱恭敬羞惡是非之心夫性統於心而情出於性其所謂才之說者復何所歸乎

答先儒謂情者性之所發而有爲者也才者性之所具而能爲者也心則具衆理而應万事者也孟子迭以三者爲言无非發明性善之旨雖先及情與才而後於心然心統性情則足以該情與才而性之理无余蘊矣若夫才之爲言則謂人之所爲皆才之所能爲而初則亦根於性也

問孟子道性善首揚競為異論先儒以天地氣質言之而性之說始定然分性為二則果有善不善矣

答天地之所以生万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也人物得是氣以為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是理不自立依氣而行則理未嘗離乎氣也以理言性則性无不善以氣言性則有美惡之不齊所謂有善不善蓋言氣質之性耳

問中庸言天命謂性論語言性與天道孟子言食色天性天道天命果何以分

答三章雖有性與命道之分而大原皆出於天天者理而已故无往而非理也天命者天以自然之理賦於万物天性者人有自然之理天道者理有自然之体雖所以言理者不同而以理言則一也

問孟子天下之言性也一章兼以性智言而程子謂專

以為智而發何也

答章首言性所以明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智而反為不智故此雖兼以性智言而實專為智而發也

問告子以食色為性孟子闢之是已又曰形色天性也食色之與形色所以不同何也

答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告子是就形氣上求性故率物而違則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孟子是就形氣上指出自然之理乃兼率是引道理入形氣中告子食色之性與孟子形色天性正相反所以不同也夫人之生也氣以成形理以賦焉故人莫不稟是氣亦莫不有是理告子不知理之為性而指夫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故以人之甘食悅色即其性而不知有天則寓其中由其食之欲甘也則軀壳可為也由其目之欲色

也則踰牆而不知耻也故告子食色之性惟見形氣而不見
道理道心汨而人欲愈危矣此孟子所以闢之也人有形有
色无不各有自然之理惟能充其所以爲人之道而後不愧
於有人之性故耳口目鼻四肢聖人未嘗不與人同也必及
夫口耳目鼻四肢之道而不使声色臭味安逸之越其則故
克則必恭言則必從視則必明听則必聰思則必睿踐形惟
肖无所欠缺而人皆可以爲聖人矣此孟子於形氣之中指
出道理之性以示人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而道心顯矣蓋
告子指形而下器以爲性而不知性而下者之爲性也

四書擬題經疑主意卷之六

臨川涂潛生擬

問夫子言誠意中庸言誠身二者果何以分

答大孝乃古人爲孝次第之書中庸乃傳授心法極要之言
誠者真矣无妄心无形影須是於所發處而遂誠之故欲誠
乎身必先誠其意則唯恐其有不誠也至於誠身則无往而
不致其極哉故必实用其心之發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
必自慊而无自欺然後可以正心脩身乃若誠身則其真
乃人所存所發一皆其

之域終可以至於

仰不愧俯不怍終可
孝問之極功也

而爲

一

也則踰牆而不知耻也故告子食色之性惟見形氣而不見
道理道心汨而人欲愈危矣此孟子所以闢之也人有形有
色无不各有自然之理惟能充其所以爲人之道而後不愧
於有人之性故耳目鼻四肢聖人未嘗不與人同也必及
夫口耳目鼻四肢之道而不使声色臭味安逸之越其則故
克則必恭言則必從視則必明听則必聰思則必睿踐形惟
肖无所欠缺而人皆可以爲聖人矣此孟子於形氣之中指
出道理之性以示人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而道心顯矣蓋
告子指形而下器以爲性而不知性而下者之爲性也

四書擬題經疑主意卷之六

臨川涂潛生擬

問夫子言誠意中庸言誠身二者果何以分

答大孝乃古人爲孝次第之書中庸乃傳授心法極要之言
誠者真矣无妄心无形影須是於所發處而遂誠之故欲誠
乎身必先誠其意則唯恐其有不誠也至於誠身则无往而
不致其極哉故必实用其心之發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
必自慊而无自欺然後可以正心脩身乃若誠身則其真
乃人所存所發一皆其

之域終可以至於

仰不愧俯不怍終可
孝問之極功也

而爲

而爲

論為

於致格誠正而

身能脩其身則未

庸復有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之語先儒謂擇善所以明善
執所以誠身擇之之明即大孝所謂格物致知執之之固即
大孝所謂誠意正心脩身則雖不言致格誠正然理亦不外
是矣

中庸至聖章曰如天如淵至誠章曰其天其淵章句

亦曰不但如之而已然至誠至聖果有淺深之不同故
上章以聖而言是以天淵同用謂之如者乃眾人見其妙
用之如是也凡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
皆以民言之此蓋以人之所可見者而言故曰如天如淵者

中庸之盡性與孟子之盡心有以異乎

二盡所謂盡心盡性者蓋言其工夫已至之地而非用工
之謂也然孟子之所謂盡心就知上說是能得虛靈知竟
之妙用中庸之所謂盡性就知上說是得真實本然之全
体心性本非二理其所從言之異耳而所及者則實无所異
也心具乎理而性統乎心心性一理耳尽心者知之至智之
事也盡性者行之至仁之事也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上一

節知性在先尽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

耶

能窮天理而无不知則能極其心之全体而无不尽知性
所以先於尽心也能存其心不舍則能順天理之本然而不

也